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2000

張恨水才子佳人夢的變奏與小市民的白日夢-從《春明外史》、 《金粉世家》到《啼笑因緣》

Hechao LI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林賀超 (2000)。張恨水才子佳人夢的變奏與小市民的白日夢-從《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到《啼笑因緣》。輯於《考功集(畢業論文選粹)》。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hi_diss/32

Th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張恨水才子佳人夢的變奏與小市民的白日夢

——從《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到《啼笑因緣》

林賀超（2000年）

前言

在現代文學史中，張恨水是一個頗受爭議的作家。他的產量驚人，中長篇小說一百一十多部，散文雜文近五千篇，在現代文學史中可謂無出其右；他的作品很受歡迎，「上至黨國名流，下至風塵少女」¹都看他的小說；金庸說他喜歡張恨水，張愛玲也說她曾受其影響。²但他喜歡寫傳統式的章回小說，並以言情通俗小說而出名。他不諱言自己是一個「拿小說賣錢」的通俗小說作家，也樂於寫章回小說去滿足普羅大眾的白日夢。³這些使他與「五四」新文學發展的主流格格不入，而「鴛鴦蝴蝶派」作家，通俗小說作家等稱號使他在現代文學史中常被冷待。然而夏濟安就曾提出過這樣的問題：「清末小說和民國以來的『禮拜六』派小說藝術成就，可能比新小說高，可惜不被人注意。」⁴

本文無意評價張恨水的文學史地位，而通俗文學作品也自有其意義和重要性。這點西方學者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就曾指出：

**把大眾藝術當作「高雅藝術」（個人的、有活力的、非功利的、有趣的）提出來
或作為「高雅藝術」來接受，這也就是大眾藝術的死亡。⁵**

我們沒有必要把張恨水的作品以「高雅文學」（或純文學）的角度看待。事實上，作為「鴛鴦蝴蝶派」的大師，他擁有「五四」時期為數眾多的中文讀者，而且在文學

¹ 張恨水：〈總簽謝〉，見張占國，魏守忠編《張恨水研究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頁275。

² 袁進：《小說奇才張恨水》，上海：上海書店，1999年2月，頁1及2（前言部分）。

³ 張恨水：〈總簽謝〉，見《張恨水研究資料》，頁279及280。

⁴ 轉引自夏志清：《愛情、社會、小說》，台北：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10月，頁221。

⁵ 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當代文化研究：文學與社會學的一種途徑〉，見周憲、羅務恆、戴耘編《當代西方藝術文化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7月，頁38。

語言及藝術功能兩方面構成了對「五四」文學的補充與挑戰。⁶

或許我們可以考慮一下夏志清教授對「鴛鴦蝴蝶派」小說的批評：

我們認為這一派的小說家是值得我們好好的去研究的。這一派的小說，雖然不一定有什麼文學價值，但卻可以提供一些寶貴的社會性的資料。那就是民國時期的中國讀者喜歡做的究竟是那幾種白日夢？⁷

與大多數的通俗小說家一樣，張恨水的小說多是出版兩次的：先在報章或雜誌上連載，反應理想便再結集出版。這些連載的通俗小說，爲了市場需要，作者在創作過程中許多時都要考慮讀者的趣味，理論上小說會盡可能滿足大眾市民的白日夢。這種讀者「閱讀期待」的考慮常使作者、讀者、出版者之間對作品產生微妙的影響，張恨水是鴛鴦蝴蝶派的大師，當然是滿足市民白日夢的高手了。⁸張恨水的三部經典言情小說《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都曾哄動一時，而且又一部比一部受歡迎，同是說著「才子佳人」的夢，當中又有著微妙的變化。作者提供了讀者什麼樣的白日夢？他又如何說著這些夢？

此外，陳平原亦指出，通俗文學除了體現流行的審美趣味外，更重要的是體現了大眾文化精神。「對於體現潛在的大眾文化心理，十篇嚴謹的政治論文或許不如一部成功的通俗文學來得直接和深刻。」⁹這點華萊士·馬丁 (Wallace Martin) 在《當代敘事學》一書中也有相似的見解：

⁶ 許子東：〈假如沒有「五四」〉，見《明報月刊》1999年五月號，頁29。

⁷ 夏志清著，劉紹銘編譯：《中國現代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1年11月5日，頁55。

⁸ 許子東：〈香港的純文學與流行文學〉，見《第三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講稿彙編》，香港：臨時市政局公共圖書館，1999年11月，頁117。

⁹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台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4月1日，頁276。

文學批評家很少屈尊去研究流行的，公式化的敘事類型，如偵探小說，現代羅曼史，西部小說，連續廣播劇等，如果它們的無意識內容能夠被發現的話，它們也許會提供我們社會的有趣信息。¹⁰

在以下的論文裏，第一，我們會透過對張恨水三部經典作品《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作出分析，看看它們提供了讀者什麼樣的白日夢，並從中了解張恨水言情小說的一些特點；第二，我們嘗試找尋三篇小說中的共同敘事結構，看看它們有否提供一些有關我們社會的「有趣信息」。

第一章 《春明外史》：才子佳人夢的追尋與失敗

《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是張恨水言情小說中的三部經典作品。一部是他的成名之作；一部奠定了其通俗小說家的地位；而另一部則被公認是他的代表作品。

《春明外史》一九二四年四月至一九二九年一月連載於《世界晚報》的副刊《夜光》上。這是張恨水在北京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亦是「奠定他小說生涯的苦心經營之作」。¹¹《金粉世家》於一九二七年二月至一九三二年五月在《世界日報》的副刊上連載，這部小說給張恨水帶來了更大的聲譽。¹²小說刊出後很受歡迎，使當時銷量持續下降的《世界日報》不斷回升。¹³《啼笑因緣》於一九三零年三月至十一月在上海《新聞報》的副刊《快活林》上連載。這是張恨水從北京打進上海文壇的第一部作品，亦是他眾多作品中最受歡迎的一部。小說刊出後引起罕見的轟動，

¹⁰ 華萊士·馬丁 (Wallace Martin) 著，伍曉明譯：《當代敘事學》(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13。

¹¹ 袁進：《張恨水評傳》，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7月，頁86。

¹² 張炯、鄧紹基、樊駿主編：《中華文學通史》第六卷，北京：華藝出版社，1997年，頁289。

¹³ 袁進：《小說奇才張恨水》，頁83。

《新聞報》的銷量劇升，而且廣告商都願意出高價將廣告登在小說附近的版面。其單行本出版後，更馬上銷售一空，一連重印了好幾版。電影、話劇、評彈、說書、地方戲曲紛紛移植改編。自三十年代迄今，小說再版超過二十次，十餘次被改編拍攝為電影，電視劇。¹⁴

從成名到走紅全國，這裏有一條有趣的發展線索：三部小說都寫才子佳人的愛情，然而它們又提供了讀者不同的夢，從才子佳人夢的追尋與失敗到貧女富貴夢的破滅，到俠女忠勇夢的失落，到都市男女夢的轉機，張恨水在這三部言情小說中不斷地豐富了他「才子佳人夢」的內涵。我們將張恨水三部經典作品放在一起分析，希望從中找出其同中之異，異中之同，這有助我們進一步了解他的言情小說的特質，並找尋其如何滿足小市民白日夢的路線。

寫才子佳人的愛情悲劇是傳統中國言情小說中常見的主題，從《鶯鶯傳》、《李娃傳》到《紅樓夢》，歷久而不衰。夏濟安以為才子佳人這一類小說大約始於唐代。¹⁵一般才子佳人小說都有其共同性：男主角通常是白面書生型，並且具有詩文捷才；而佳人則貌美如花，並且同時具有文才，集天地靈秀於一身者。¹⁶《春明外史》中的女主角梨雲雖然缺少了些文才，卻倒是個「潔白無瑕，玲瓏可愛」的佳人。《春明外史》雖是一部言情小說，但作者創作之初本無意「言情」。當成舍我約張恨水為《世界晚報》副刊《夜光》寫《春明外史》時，他走的本是

《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的路子，但為了讀者看時趣味濃厚些，他就加上了皖籍新聞記者楊杏園與雛妓梨雲，才女李冬青兩條感情路線。¹⁷於是《春明外史》便成了「用作《紅樓夢》的辦法，來作《儒林外史》」，「以社會為經，以言情為緯」

¹⁴ 張炯，鄧紹基，樊駿主編：《中華文學通史》，頁 292。

¹⁵ 轉引自夏志清《愛情、社會、小說》，頁 222。

¹⁶ 李健祥〈清末民初的舊派言情小說〉，見林明德編：《晚清小說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8年3月，頁 486。

¹⁷ 張恨水：《散文與雜文》，北京：群眾出版社，1997年7月，頁 24。

的小說。¹⁸這部小說刊載後證明張恨水的苦心並沒有白費，它大受北京市民歡迎，當讀者預示到梨雲將會死掉時，讀者紛紛寫信給張恨水，為梨雲請命，希望不要把她寫死。¹⁹

《春明外史》共八十六章，九十多萬字，是一部長篇巨製。書中穿插的人物眾多，但以情節結構而言主要分兩個層次：第一是主角的愛情故事，主要寫楊杏園與雛妓梨雲、才女李冬青的兩段愛情悲劇；第二是穿插於小說中一連串獨立的社會軼事。

在主要情節上，這部小說提供了讀者兩個才子佳人愛情夢的幻想，可是最後都落得悲傷結局，愛情夢破：楊杏園雖鍾情於梨雲，但自知無力為其贖身，感到心灰意冷，對她漸漸疏遠，佳人紅顏命薄，最後鬱病而終；經歷了一段愛情的創傷之後，楊杏園對人生感到沮喪，然而不久他巧遇出身自破落書香門第的才女李冬青，二人詩文傳情，情愫互生，惟佳人身有隱疾，未能與之談婚相戀，再次的愛情打擊使男主角對人生完全絕望，憂鬱成病，最後客死京華。

這兩段都是柏拉圖式的變愛，相對於穿插小說中的各種荒唐的社會軼事，幾個男女主角的愛情純潔得叫人難以置信。男主角楊杏園高潔自許的行為可以說是那時社會的異類，正因為這樣，他的悲劇似乎早已注定：「他為人正直，潔身自好，對社會邪惡勢力十分不滿，卻無力抗爭，只能腹誹心謗；他痛恨官場腐敗，不願與角落文人為伍，但有時不得不與他們應酬周旋，內心卻備感壓抑；他詞章滿腹，孤芳自賞，不甘與俗流合污，有時卻又隨遇而安，置身風月場中並且墮入情網。」²⁰這樣一個與世相違的人物，個人與社會的衝突，內心的種種矛盾和掙扎，最後必然導致悲劇下場。更何況，與梨雲、李冬青的兩段愛情更是他精神寄託的歸宿，是平行

¹⁸ 袁進：《小說奇才張恨水》，頁 81。

¹⁹ 同上。

他個人與混濁社會之間的衝突和矛盾的地方，一旦愛情夢破，他的精神也自然邁向崩潰。

楊杏園與梨雲、李冬青的愛情故事一方面滿足了一般市民才子佳人式浪漫愛情的幻想，另一方面楊杏園眾濁我清的形象又給予了他們對自我形象的提升。事實上，小說中楊杏園並非不能賺取金錢去為梨雲贖身，問題是他絕不會去做違心之事。他雖不能與李冬青結婚，但是史科蓮卻可給予他心理上的補償，然而最後他還是拒絕了。他這種與社會對立，又極力保持自己精神上的純潔的情緒，在第十回中他堅拒白素秋的主動投懷便可見一斑：

她仍低了頭，微微的擺兩擺，耳朵上兩隻寶石墜子，也跟著搖個不定。楊杏園一想：「不好，親戚家裏既不能去，同學家裏還不願去，這分明她有別的意思了。」自己默念良久，忽然想起一句書來，就是「天下多美人，何必是！」便立定了主意對白素秋道：「既然這樣，我有家熟旅館，我送你到旅館去住一宿罷。」²¹

他的精神戰勝了他的慾望，覺得這是可大大紀念的一件事：「想到這裏，又覺得自己的為人很不錯，精神十分痛快。」²²

如果楊杏園的兩段戀愛是純潔的愛情，那麼小說插曲中那些社會軼事中的男女便代表了肉慾的一面；如果楊杏園本人代表高潔的精神，那麼小說插曲中的軼事更反映了社會的腐化。

小說的第二層情節結構便是由這些穿插於小說中的生活軼事組成。這些軼事有

²⁰ 劉揚體：《「鴛鴦蝴蝶派」新論》，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10月，205—206頁。

²¹ 張恨水：《春明外史》，北京：群眾出版社，1997年10月，頁130。

一次敘述或分次敘述的，都是通過主角親自觀察或者其他人向主角講述而帶出的，它們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反映社會的腐化和黑暗，形成一個與主角形象強烈對比的环境。這些軼事涉及的社會層面極廣，從軍政界、商界、新聞界、學界到娛樂界，從豪門到文人寒士到妓女，其間賣官鬻爵，聲色犬馬，捧角狎妓，豪賭放縱，男歡女愛，賣俏獻媚，各種各樣的羞惡現象都有，構成了一幅寬闊的社會圖景。當時許多讀者都以一種社會秘聞的態度來看這些軼事，把它們當野史來看。而袁進也曾作過一番考證，找尋當中人物的「原型」。²³但這樣的索隱倒也不必，這些軼事的主要功能其實是形成與主角對立的环境，突顯兩者之間的衝突——個人精神與社會環境的對立是這部小說一個重要的主題。

按照陳平原的說法，《春明外史》是屬於「珠花式」²⁴的結構：

以一人一事為中心，固然容易做到結構嚴謹，卻不能不限制了小說的表現範圍。要講故事，但又不願只是講述一個曲折有趣的故事；要講人情，但又不願只是描寫一對小兒女的恩怨生死。於是清末民初出現了一批一正一反，一主一從，一實一虛，兩條情節線糾結在一起的小說，借「正線」，「主線」，「實線」來獲得小說的整體感，而借「反線」，「從線」，「虛線」來拓展小說的表現範圍。」

25

「正線」、「主線」、「實線」是楊杏園與雛妓梨云，才女李冬青的兩段愛情；「反線」、「從線」、「虛線」是穿插於小說中的社會軼事。一正一反，一主一從，一實一虛，恰成了兩個對照：「人格清白與社會污濁」的衝突。²⁶而這一衝突的結局就是楊杏園

²² 同上，頁 132。

²³ 袁進：《小說奇才張恨水》，頁 79。

²⁴ 陳平原：《廿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9 年 9 月，頁 124。

²⁵ 同上，頁 127。

²⁶ 張大同，鄧紹基，樊駿：《中華文學通史》第六卷，頁 288。

兩段才子佳人夢的失敗，落魄才子的憂鬱而逝。這倒使我想起郁達夫《沉淪》中的「他」：拒絕沉淪便只有走向自我的滅亡。當然，張恨水不是郁達夫，楊杏園絕不會叫出：「社會，社會，我的死是你害的。」這樣的說話。

第二章 《金粉世家》：貧女富貴夢的破滅

張友鸞說張恨水認真寫小說，並把寫小說當作著述事業，實際是從《金粉世家》開始的。²⁷這是他爲了挽救當時銷量日漸下跌的《世界日報》精心構思而寫的。

如果說《春明外史》提供了一個才子佳人夢的追尋與失敗的故事，那麼張恨水在《金粉世家》中就再加多了一條——貧女富貴夢的破滅。《春明外史》中的楊杏園、梨雲、李冬青都是清貧的才子或佳人，柏拉圖式的戀愛賦予了他們精神上的滿足；《金粉世家》中的金燕西卻是內閣總理家的豪門公子，他在京城大街上偶遇出身於破落書香門第的才女冷清秋，對她一見鍾情，從此在她眼前出現了一個浪漫的愛情夢和貧女一登豪門的富貴夢。然而好夢雖甜，卻容易幻滅，醒來便只有換回無盡苦澀的回味。

我們可以將《金粉世家》的故事分作前後兩部分：從金燕西與冷清秋相遇到二人衝破種種困難而結成夫婦，是小說的前半部分；二人婚後的豪門生活至小說結束，是後半部分。小說第一部分是一個甜美愛情夢的完成、一個浪漫的貧女富貴夢的實現，第二部分則是愛情夢的破滅、富貴夢的覺醒。

小說一開始便給讀者提供了一段浪漫愛情的幻想：豪門公子愛上寒門少女，並展開追求。金燕西的父親是現任國務總理，又是一家銀行的總董，「家裏的錢，每天像流水般的進來出去。所以他除了讀書以外，沒有一種事是不順心的。」他在北京西直門外遇見冷清秋，神爲之奪：

²⁷ 張友鸞：〈小說大家張恨水〉，見《張恨水研究資料》，頁 131。

只見那女子挽著如意雙髻，髻髮裏面，盤著一根鵝黃絨繩，越發顯得發光可鑒。身上穿著一套青色的衣裙，用細條白瓣周身來滾了。項脖上披著一條西湖水色的蒙頭紗，被風吹得翩翩飛舞。燕西生長在金粉叢中，雖然把綺紅偎綠的事情看慣了，但是這樣素淨的衣飾卻是百無一有。²⁸

之後燕西便四處打聽清秋的下落，爲了追求清秋，更重金租下她隔壁的大屋，作其鄰居，以組詩社爲名，借意親近。

張恨水給予小市民讀者一個富貴夢的期待，並且一步一步將這富貴夢實現。本來，一個放浪的豪門公子，一個溫厚的純樸貧女，原是不太相襯的，但金燕西卻以金錢慢慢挑引起清秋的虛榮欲望。這是一般少女常有的弱點，特別對那些貧家少女而言。金燕西先借故送給清秋貴重的綢料，接著用專車接送她到頭等包廂聽戲。這時虛榮的欲望已在滋長了：

韓媽笑道：「我還沒坐過汽車呢，今天我要嘗嘗新了。」清秋道：「坐汽車倒不算什麼，不過半夜裏回來，省得顧車，要方便許多。」²⁹

隨後，金燕西又盡量滿足她的欲望，知道她的鞋子舊了，便送她名貴的坤鞋；知道她渴望有一串掛珠去赴同學的婚禮，便在她生日那天送上一串名貴的掛珠子。

清秋將盒子接過來看見是一串珠子，也是心裏一跳。她用兩個指頭將珠子捏了起來，先掛手腕上看看，回頭又掛在脖子上，把鏡子照了一照，……冷太太見她愛不忍釋，看在她過生日這一天，不忍掃她的興，沒有說收下，也沒有說退

²⁸ 張恨水：《金粉世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1月，頁16。

²⁹ 張恨水：《金粉世家》，頁59。

還。³⁰

然而，清秋這時的心終於被打動了，情愫已生：

現在有一個豪華英俊的少年，老是在眼前轉來轉去，這自然不免引起情愫，她起初只聽說燕西會作詩，半信半疑，現在看他這一封信，竟是一個文學有根底的人，倒出於意料之外。³¹

從此二人感情一日千里，不久清秋亦成功步入豪門。

在清秋進入豪門的過程中，作者並沒有給她太大的阻力，父親金銓與金太太很容易便答應了他們的婚事。小說亦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使人覺得他們的結婚是理所當然的：1. 燕西對清秋一往情深，苦苦追求；2. 四姐道之對清秋愛護有加；3. 父親金銓與金太太相對地是比較明辨事理的人。這使人感覺到清秋嫁到金家會有一段美滿的婚姻。然而，從他們結婚那一天起，清秋開始從愛情夢和富貴夢中慢慢地醒悟過來。燕西放浪的性格始終難改，結婚沒多久他便時常和朋友在外面胡鬧，同時三嫂玉芬常常在針對她；而且她發現金家亦非想像般的風光，燕西與他們的三位兄長都揮霍利害，常鬧虧空；金家的少奶奶生活也不是理想般的幸福，鳳舉、鶴蓀、鵬振三對夫婦經常不和，三人都喜歡在外面包姨太太；清秋的性格與金家的生活也不太相合，她喜歡讀書、作詩，為人靜樸，其他少奶奶們卻愛看戲愛打牌。這使她在金家感到孤獨。不到幾個月她已開始憂慮了：

「現在不過是初來金家幾月，便有這樣的趨勢，往後日子一長，不知道要出什

³⁰ 同上，頁 98。

³¹ 張恨水：《金粉世家》，頁 100。

麼問題。」³²

事實上，她與燕西的感情已開始惡化：燕西與舊情人白秀珠和好，二人經常走在一起；他亦迷戀戲子白蓮花、白玉花姐妹。這時她開始反思：

自己明明知道燕西是個紈褲子弟，齊大非偶。只因他忘了貧富，一味遷就，覺得他是個多情人。到了後來，雖偶然也發現他有點不對的地方，自己又成了騎虎莫下之勢，只好嫁過去。不料嫁過來之後，他越發是放蕩，長此以往，不知道要變到什麼樣子了？³³

對清秋來說，進入金家彷彿是經歷了她人生的一場試煉，當愛情夢醒，富貴夢破，她走出灰姑娘般的愛情童話，得到人生的「啓悟」(Initiation)³⁴。作者要她在愛情和婚姻的試煉中得到覺醒。老爺金銓的猝死使金家突然失去了支柱，面臨崩散的危機，而清秋與燕西的關係已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她回首過去，醒悟自己從前過去的天真，知道富貴夢的不可攀：

自己一片痴心，以為有了這樣一個丈夫，便是終身有所寄託，什麼都在所不計。到了現在，不但說不上什麼寄託，簡直自己害了自己了，在家裏度著窮苦的生活，雖然有時爲了錢發愁，但是精神上很自然的，不用得提防哪一個，他不用得敷衍哪一個，更不會有人在背後說一句閒話。現在連說一句話走一步路，都得自己考量考量有得罪人的地方沒有？這樣的富貴日子，也如同穿了渾身的

³² 同上，頁 707。

³³ 同上，頁 752。

³⁴ 所謂啓悟，原指成年禮(Initiation rite)，即青少年過渡到成年的儀式，但「啓悟」一詞也常被運用到文學研究中。陳炳良教授在〈張愛玲短篇小說中的「啓悟」主題〉一文中，對「啓悟」一詞有詳盡的論述。（《張愛玲短篇小說論集》，台北：遠景出版公司，1983。）

錦繡，帶著一面重枷，實在是得不償失。³⁵

清秋亦明白到她們的感情基礎薄弱，她們的思想很不同，「我不愛交際，我不愛各種新式的娛樂，而且我勸他求學找職業，都不是他願聽的。」³⁶對於婚姻，她亦有了一層的理解：「夫妻是完全靠愛情維持的，既沒有了愛情，夫妻結合的要素就沒有了，要這個名目上的夫妻有何用？反是彼此加了一層束縛。」³⁷

清秋決定與燕西離婚，但遭到各人勸阻，於是她封閉自己在閣樓之上。這仿如坎貝爾（Joseph Cambell）說的，她進入了一個無人地帶(land of unknown)³⁸，在孤獨、寂寞的領域中接受考驗。最後金家一場意外的大火，使她解除束縛，她乘亂逃離了金家，但是各人都以為她葬身於火海之中。這代表了一個「象徵性的死亡」，經歷了死亡，人就可以得到重生。她領悟到愛情的幻想是不存在的，繁華富貴亦屬虛惘。於是她重回娘家，與兒子重過簡樸的生活。

在火焰之中，金家一代豪門也象徵正式沒落了。金家上下四散，各人自謀出路，燕西跟姐姐敏之、潤之出洋，經歷巨變，不知他有否領略人生的啟悟？張恨水在滿足了小市民讀者的愛情夢和富貴夢後，同時極力告訴他們現實的無常，而繁華富貴亦非想象般的美好和值得嚮往。

第三章 《啼笑因緣》：貧女富貴夢的破滅、俠女忠勇夢的失敗與都市男女夢的轉機

在《啼笑因緣》中同樣有一個面對愛情夢與富貴夢的貧家女子，這女子叫沈鳳

³⁵ 張恨水：《金粉世家》，頁 991。

³⁶ 同上，頁 1037。

³⁷ 同上，頁 1038。

³⁸ Joseph Campbell,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p.79.

喜。不過沈鳳喜最後卻要在對她有情有恩的南方書生樊家樹與可供給她金錢富貴（準確點，應該是奢華的生活）的軍閥劉德柱之中作出選擇，然而選擇的結果最後使她陷於瘋癲的境地。

沈鳳喜原是唱大鼓書的貧家女，一家人在北平天橋賣唱為生。南方富家書生樊家樹漫步天橋時與她邂逅，由憐生愛，從此支持她一家的生活經費，並送她進學堂，二人感情一日千里。不久樊家樹回杭州探望患病的母親，在這段期間，鳳喜恰巧遇上了軍閥劉將軍。劉將軍施展軟硬誘騙的手段，一心要娶她做姨太太。他先請鳳喜打麻將，並故意讓她贏錢，用汽車接送她去聽戲，又送她名貴珠鏈。從前的生活太窮了，一下子來的金錢富貴使她惘然若失。她既記掛著樊家樹對她的情義，又因虛榮心的撩撥而使她心猿意馬：

鳳喜一挨著枕頭，卻想到枕頭下的那一筆款子。又想到劉將軍許的那一串珠子，想到雅琴穿的那身衣服，想到尚師長家裏那種繁華，設若自己做了一個將軍太太，那種舒服，恐怕還在雅琴之上。……想到這裏，洋樓，汽車，珠寶，如花似錦的陳設，成群結隊的用人，都一幕一幕在眼面前過去。這些東西，並不是幻影，只要對劉將軍說一聲「我願嫁你」，一齊都來了。生在世上，這些適意的事情，多少人希望得不到，為什麼自己隨便可以取得，倒不要呢？……

39

劉將軍一下子成了鳳喜的富貴夢。她要在情義與金錢虛榮之中作出抉擇。突然而來的富貴夢使她難以入睡，但想到樊家樹對她的情義，她既惶恐又內疚。後來良心戰勝了虛榮：

那個時候沒有飯吃，就一家人都去巴結人家。而今還吃著人家的飯，看著別人

³⁹ 張恨水：《啼笑因緣》，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1月，頁151。

比他闊，就不要他，良心太講不過去了。⁴⁰

於是次日還錢退禮。

軟的不成功，劉將軍便出硬牌。他派大兵和警察到沈家騷擾，硬將鳳喜帶進將軍府唱大鼓書。最後劉將軍把鳳喜扣留下，強逼她為妾，鳳喜當場昏厥過去。當鳳喜醒來後只見看護、女僕伺候在旁，而且珍珠、鑽石、賬簿等擺放在眼前。劉將軍提出要娶她為太太。「只要你樂意，這大概值二十萬，都是你的了」⁴¹，對鳳喜來說，這確是誘人的數字。當劉將軍跪下將帳簿和銀行折子遞在她面前時，她的心已軟下來了：

鳳喜靠了沙發的圍靠，倒愣住了。停了一停，因道：「有話你只管起來說，你一個將軍，這成什麼樣子？」劉將軍道：「你不接過去，我是不起來的」鳳喜道：「唉！真是膩死我了！我就接過來。」說著不覺嫣然一笑。……⁴²

這時鳳喜的虛榮心已得到了完全的勝利，她選擇了劉將軍的金錢而放棄了家樹的愛情。她雖是被逼，但是大半還是自願的。事實上，這時她仍可說「不」，而且有路可逃，因為這時樊家樹的幾位俠義朋友關壽峰與他的三個徒弟正在窗外觀察動靜，準備隨時營救。這是鳳喜自己的抉擇，所以後來鳳喜在將軍府挨罵和受到虐待，甚至羞愧成疾而瘋瘋癲癲，人們在同情她的同時，總會認為這是她的咎由自取。正如許子東說：「社會固然害了她，但她也不是完全無辜。小市民讀者在滿足了金錢虛榮冒險夢後，是一定要懲罰夢中的『失足者』以讓醒者（自己）安心的：虧得我沒有去做……」⁴³

⁴⁰ 同上，頁 153。

⁴¹ 張恨水：《啼笑因緣》，頁 176。

⁴² 同上。

⁴³ 許子東：《當代小說閱讀筆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 5 月，頁 49。

同是貧家女遇著多情公子，如果說梨雲的不幸是由於個人在黑暗社會中柔弱與無力的結果，那麼冷清秋就是由於她對愛情過於浪漫的幻想而招致婚姻的不幸，而沈鳳喜則是她爲了金錢虛榮而背棄道德的必然懲罰。三人之中，沈鳳喜是最現實，也是最理性的。她不是不知道家樹對她好，她也曾經良心發現，感到愧對情人，只是對一直捱窮的沈鳳喜來說，那金錢的誘惑實在太大。當讀者看到沈鳳喜在愛情夢中放任，在富貴夢中失足，他們好容易會想到小說中另外兩位女主角，俠女關秀姑與富家女何麗娜。她們分別代表了兩個理想的形象：忠勇的俠女與最時髦的都市女子。

林培瑞 (Eugene Perry Link) 說《啼笑因緣》集齊了廿世紀頭三十年以來中國通俗小說最流行的三大元素：愛情小說、社會小說、武俠小說。⁴⁴不同於《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這兩部小說都是連載於北平的報紙之上，寫給北京市民看的，而《啼笑因緣》是張恨水特意爲上海讀者而構思的。一九二九年五月，上海《新聞報》主編嚴獨鶴在北京向張恨水約稿，其後寫信向他催稿時特意提醒張恨水：南方讀者要看「噱頭」，要張恨水在小說中多加點「噱頭」。⁴⁵於是張恨水刻意安排了關秀姑這位俠女作小說的三個女主角之一，以適應上海讀者喜歡看武俠的口味。沈鳳喜的故事是來自當時一段社會新聞的。一九二五年金平海升園的歌女高翠蘭被一個田旅長搶走了。當時社會議論紛紛，譴責那位田旅長野蠻無理。張恨水曾聽過她唱大鼓書，猜測高翠蘭當時是自願的，後來人們果然看到高翠蘭愉快地與田旅長拍結婚照。⁴⁶張恨水將這段故事改爲軍閥「逼良爲娼」的故事模式，同時又加上了貧家女因貪慕虛榮而自甘墮落的元素。而爲了要「多加點噱頭」，張恨水又刻意設計了何麗娜這富家女角色與沈鳳喜作對比：二人樣貌酷似，但一貧一富，同時愛上樊家樹，這樣就很有「戲」了。⁴⁷

⁴⁴ Link, E.P.Jr.,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1981) P.22-23.

⁴⁵ 袁進：《小說奇才張恨水》，頁 91。

⁴⁶ 同上。

⁴⁷ 同上。

當家樹對鳳喜已完全心死，秀姑與何麗娜誰會是他的真正佳人呢？首先是秀姑，她一直暗中鍾情於家樹，處處關懷著他。當家樹與鳳喜決裂後，一顆心已慢慢轉向了她的，二人在中央公園相會時，家樹已透露心事；然而俠女卻猶疑不決：

秀姑聽他這種口音，分明是句句暗射著自己。一想自認識家樹以來，這一顆心早就許給了他。無如殷勤也罷，疏淡也罷，他總是莫不關心……不料自己已經跳出圈子以外來了，偏是又突然有這樣向來不曾有的懇切表示，這真是意料所不及了。⁴⁸

但是，她後來誤會家樹與何麗娜相好，為成全他們而自動退出，在暗殺劉將軍後她便與父親關壽峰歸隱。俠女雖忠勇，愛情路上卻是失敗者。

鳳喜因虛榮而在富貴夢中失足，俠女因忠勇而在愛情路上成全他人，最後只有漂亮富有而一往情深的何麗娜與家樹越來越接近。何麗娜是一個最時髦的都市女子：家庭富有，擅長交際，喜歡跳舞，自己開車而且每天需要昂貴的鮮花點綴。這些原與家樹愛樸素清淡的性格相去甚遠，但是她樣貌長得與鳳喜十分相似，而且知書達禮、性格溫柔、人情練達，對家樹更是一往情深。她甘願為家樹改掉奢華的習性，歸於清淡樸素，成為一個理想的佳偶。正如許子東說，何麗娜與沈鳳喜兩人相貌酷似，除了構成情節上的巧合和誤會外，更象徵著小市民女人的兩面性格：同樣是美麗和虛榮，可以走向貪財進而道德迷失，也可以節制地享受都市物質生活和現代男歡女愛而不失道德分寸。懲罰了沈鳳喜金錢夢後，何麗娜的生活方式及風度便不失為上海市民讀者的一種理想了。⁴⁹

⁴⁸ 張恨水：《啼笑因緣》，頁 235。

⁴⁹ 許子東：《當代小說閱讀筆記》，頁 56。

的確，《啼笑因緣》是張恨水特意寫給上海市民讀者看的。如林培瑞所說，這部小說包含了言情、社會武俠這三項當時通俗小說最流行的元素；三個女主角亦是為了上海讀者愛看噱頭而刻意安挑的。從貧女富貴夢的破滅，到俠女忠勇夢的失敗，到都市男女夢的轉機，小說滿足了許多上海小市民讀者不同的白日夢的幻想，而這裏也有著通俗小說時常由讀者——作者——編輯共創的明顯痕跡，如陳平原所說：「職業作家不能不更多考慮市場需要，而不是內心的創作衝動。寫什麼怎麼寫很大程度取決於以書商為代表的讀者口味。」⁵⁰許子東就曾懷疑：「假如《啼笑因緣》當初是在北京的報上連載，結局是否會有所不同？」⁵¹

第四章 三部小說的共同敘事結構與意義

如果我們嘗試分析這三部小說的一些共同敘事結構，也許可以得出一些「我們社會的有趣信息」。

通俗小說的一些共同敘事結構可能會被人批評為程式化的傾向，但美國學者 J.G.考維爾蒂 (John George Cawelt) 卻認為：「程式故事似乎是這樣一種方式，通過這種方式，處於一種文化中的個體用行動表現出某種無意識的或被壓抑了的需要，或者以明顯的和象徵的形式表現他們必須表現而卻不能公開面對的潛在動機。」⁵²又說：「集體的夢的觀念適用於程式，正如它也適用於神話一樣。」⁵³通俗文學一些程式化的結構常蘊含社會的文化內涵，而且在它們共同的敘事結構中往往可以體現出「無意識內容」。正如陳平原說：「通俗文學中最有價值的並非作家已經說出來的政治見解或宗教觀念，而是其中所表露的那些作家尚未意識到或已經朦朧意識到但無

⁵⁰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頁 100—101。

⁵¹ 許子東：《當代小說閱讀筆記》，頁 56。

⁵² J.G. 考維爾蒂 (John George Cawelti)：〈通俗文學研究中的「程式」概念〉，見《當代西方藝術文化學》，頁 433。

⁵³ 同上。

法準確表達的情緒、心理和感覺。」⁵⁴

以下我們會嘗試找出《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這三部小說常見的五個敘事元素，然後再把此五個敘事元素串連成一個敘事結構，看看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在找尋這三部小說的共同敘事元素中，我們參考了普洛普（Vladimir Propp）在分析俄國童話故事時所用的「恒定因素」的概念。⁵⁵我們在這三部小說中找到以下五種共同敘事元素：（1）女主角生活的匱乏與對現況的不滿；（2）男女主角相遇，墜入情網；（3）遭遇衝突，兩人的感情遇到各種的阻力；（4）衝突結束，男女主角感情起了變化；（5）結局：悲劇性的結局。在下面我們會對這五項元素作一些解釋與論述。

1. 匱乏與不滿

故事的開始，女主角常處於一個貧困的境況。她們生活清苦，而且家庭往往不完整，這顯示她們在親情方面的匱乏和生活現況的不理想。或許由於這樣，她們會渴望男主角的愛情的滋潤。她們在困苦的生活中等待被愛與被拯救。

在《春明外史》中，梨雲是一名雛妓。但她與其他妓女不盡相同，因為在男主角眼中她是「潔白無瑕，玲瓏可愛」的，而且「我見猶憐，誰能譴此？」她從少便被賣給了姆媽無錫老三，當然難以感受家庭之愛。同樣，李冬青出身於破落書香門第的才女，父親早逝，只剩下母親與一個舅父相依為命。《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是破落書香門第的才女，父親同樣早逝，與母親及一位舅父相依為命。再看《啼笑因緣》中的沈鳳喜，一個貧家歌女，平時與家人在北平天橋賣唱為生。家中父親也已去世，只剩下母親與一位二叔一起生活。

⁵⁴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頁 277。

⁵⁵ 普洛普（V. Propp）把蒐集的一百個俄國童話故事找出固定的因素或作用，總結出三十一種功能

很明顯，幾位女主角都得不到幸福的家庭溫暖，而且她們生活艱苦。或許在她們心中都渴望一位多情公子能帶給她們各方面的補償。

2. 墮入情網

三部小說的男女主角都是一見鍾情的。他們的戀愛起初都沒有太大的阻力，而且男主角通常都會對生活境況不理想的女主角盡量給予援助。

《春明外史》中楊杏園在胡同中遇見梨雲之後，當晚便夢見與她相會了，這顯示他對梨雲是一見鍾情的。當梨雲叫杏園教她寫字，他更是樂意接受，對梨雲更加憐愛，一心要改造她，並希望可以將她從胡同中拯救出來。另外，楊杏園與李冬青更是互相欣賞，兩人詩文傳情，大家早已芳心暗許。《金粉世家》中，燕西在北平的大街上偶遇冷清秋，一見鍾情，於是用盡心思向她追求，最後二人共墮情網。燕西不但給予清秋愛情上的滋潤，更在她匱乏的物質生活中不斷提供補給。《啼笑因緣》中，樊家樹巧遇沈鳳喜，先被其美貌吸引，次又覺得她「不帶點些兒輕狂，風塵中有這樣的人物，卻是不可多得」⁵⁶。當二人共墜情網，家樹一心把她帶離風塵歌女之列，不但給她生活開支，更送她上學。

男的多情，女的純潔美麗，而且女主角的貧苦身世更是惹人憐愛。男主角在小說中一方面是愛情的供給者，另一方面亦是女主角生活中的拯救者：愛情可以滋潤她們憂鬱孤獨的心靈；男主角的幫助可以為她們困苦的生活中帶來希望。

3. 遭遇衝突

男女主角在他們的戀愛道路上遭遇到衝突是必然的事，這也是對他們感情的必須試煉。衝突可以是來自多方面的。如在《春明外史》中，楊杏園要放棄對梨雲的

和七個行動範圍。見 V. Propp,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1975)

⁵⁶ 張恨水：《啼笑因緣》，頁 27。

愛情，因為他沒有足夠金錢為梨雲贖身；他與李冬青互相深愛對方但二人卻不能結婚，因為李冬青身有隱疾而不能做人妻子。《金粉世家》中的衝突來自清秋未能適應豪門中的生活以及她與金燕西放浪習性的不合。《啼笑因緣》中的衝突來自軍閥劉德柱的橫暴和沈鳳喜貪慕虛榮而墮落。三部小說中的男女主角未能克服這些衝突，愛情的夢幻也就因此而破滅。在這些衝突中主要顯示給我們的信息是現實的殘酷、主角的弱小與無奈。

4. 衝突結束

各式各樣的衝突產生給小說帶來了高潮，而這些衝突的解決是頗為極端的：死亡、精神失常、自我放逐。《春明外史》中楊杏園對梨雲疏遠後，佳人便憂鬱生病而死；及後楊杏園經歷與李冬青的愛情失敗，最終也抑鬱而死。《金粉世家》中冷清秋與金燕西愛情夢破後，她將自己封閉在金家的閣樓之上，與外界隔離，最後借假死而離開金家。《啼笑因緣》中沈鳳喜因貪財而墮落，她放棄家樹的愛情，嫁給軍閥劉德柱，最後被虐待至瘋瘋癲癲。這些衝突的結果充分顯現出主角在衝突面前的被動與無力，而在另一方面也表示了男主角在拯救行動上的最終失敗。

5. 結局

張恨水這三部小說都是以不幸的結局作為愛情故事的終結。（在《啼笑因緣》中我們只選取了沈鳳喜的故事作討論，因為它是這部小說的最主要部分。）以上不幸的結局使我們看到小說的女主角都與「幸福」一詞相去甚遠，特別對這些生活艱苦的貧寒佳人來說，她們極力追求「幸福」，但「幸福」最後都遠離她們。楊杏園曾給梨雲帶來片刻的希望，但愛情夢最後都破滅；楊杏園與李冬青的戀愛也曾一度給人美麗的幻想，可是最後都難圓好夢。冷清秋曾一度使人以為她找到了幸福，最後知道「齊大非偶」，不過是南柯一夢罷了。沈鳳喜在金錢夢與愛情夢之中作出抉擇，以為自己可以把握住自己的幸福，可是後來後悔已晚，最終換來瘋癲收場。三部小說中似乎都有一種宿命感：浪漫的愛情夢破後，主人公意識到自己在大時代中

的渺小與無能為力，她們無力反抗，就只有接受不幸結局的無可奈何。

對於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用下表作一個簡單的總結：

敘事結構

敘事元素：	1. 匱乏與不滿→	2. 相遇與墮入情網→	3. 遭遇衝突→	4. 衝突結束→	5. 結局
主題意義：	女主角生活境況困苦，等待被愛與被拯救。	男主角巧遇女主角，一見鍾情，向女主角提供愛與拯救。	表現社會現實的殘酷、主角的弱小與無奈。	拯救或被救的失敗。	女主角得不到幸福。
《春明外史》	梨雲：純潔可憐的雛妓；單親。 冬青：破落書香門第才女，但身有隱疾；單親。	杏園：教梨雲寫字(改造)，並有意為她贖身。 杏園：與冬青詩文傳愛，對她的生活境況表示同情。	杏園沒有足夠金錢為她贖身。 冬青有生理的缺陷而不能與杏園結婚。	梨雲：病死。 杏園：抑鬱而死。	悲劇性 悲劇性
《金粉世家》	冷清秋：破落書香門第才女；單親。	金燕西：對清秋一見鍾情；提供愛情夢與富貴夢。	不能適應豪門生活；未能改變金燕西放浪的習性。	冷清秋：離開金家。	悲劇性
《啼笑因緣》	鳳喜：貧窮歌女；單親。	家樹：提供生活的資助；送她上學。	軍伐劉德柱搶親；鳳喜貪財墮落。	鳳喜：發瘋。	悲劇性

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這三部小說都有著一個共同的主題：拯救與被拯救；佳人等待被拯救，而才子要拯救佳人。這種拯救與被拯救的主題是否如 J.G.考維爾蒂 (John George Cawelt) 說的，是一種無意識的或被壓抑了的潛在動機？這又是否陳平原所指的「作家尚未意識到或已經朦朧意識到但無法準確地表達的情緒、心理和感覺」？在大眾讀者心中，甚至在作者心中是否潛藏著一種渴望拯救和被救的意識？

陳平原認為小說中的「拯救」有其內在精神意義，「祈求他人拯救以獲得新生和在拯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有限性」。⁵⁷當人在困苦之中或當意識到自己的脆弱與渺小，往往會產生一種被拯救的欲望；同樣，在現實中人們意識到自己在大時代中的弱小與無力，又往往會幻想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成為拯救他人的英雄。但是現實並沒有多少英雄，也少見英雄去打救弱小者。要尋求這樣一種精神的慰藉和情感的宣洩，我們或可在小說中找到需要。有趣的是，我們在這三部張恨水最受歡迎的言情小說中竟然找到如此相同的一個主題，這就會使人懷疑：祈求他人拯救以獲得新生和渴望在拯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有限性的這樣一種精神，會否是當時市民一種普遍的潛在意識？

三部小說的女主角都有共同的特點：她們既貧窮，家庭又往往不完整。這暗示了她們在生活中的匱乏，對現實的不滿，她需要擺脫目前的困境，因此她們在等待才子的出現來拯救她們。還有，這些女主角都是樣貌玉潔性情冰清的，否則，她們又怎配佳人之名，又如何值得去被拯救呢。

在「五四」文學中也有書生拯救風塵女子或書生「創造」新女性的愛情故事模式。前者如郁達夫的〈迷羊〉、曹禺的《日出》等；後者有魯迅的〈傷逝〉、葉聖陶的《倪煥之》、茅盾的〈創造〉等。它們的模式雖不同，但它們的內在精神都是書

⁵⁷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客小說類型研究》，頁 227。

生拯救女主角於困境（這困境可以是精神上的，如在第二個模式中，書生多數把她從舊家庭和不自主的婚姻中拯救出來。⁵⁸）之中。張恨水與這些「五四」新文學的作家都頗具拯救精神。楊杏園一度要拯救並改造梨雲；金燕西一度為清秋提供愛情夢和富貴夢；樊家樹幫助鳳喜及她的家人，並刻意改造她。或許張恨水與「五四男人」都有相同的特質：拯救或創造自己喜愛的女人；或許這就是一種愛的方式與內容。⁵⁹這種心理大概可以為家樹在貧家女沈鳳喜、俠女關秀姑、富家女何麗娜三人之中作出選擇時，為何偏偏只鍾情於沈鳳喜一人提出一個解釋吧。

不過，張恨水的作品與這些「五四」的作品又有所不同。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兩者的男女主角。這些「五四」小說的男主角大多是貧困潦倒的書生，由於他們本身的貧困，他們的拯救似乎一開始便註定要失敗的。他們要救的女主角大致有兩類：一是淪落風塵的女子（如謝月英、陳白露），二是生長在舊家庭中的女子（如子君、嫵嫵）。她們的生活並不怎樣困苦，有時甚至要比拯救她們的男主角還要富足（如陳白露比起方達生），但是男主角要拯救的主要是她們困苦的精神。張恨水這三部小說要被拯救的女主角都是生活清苦的佳人，她們明顯有被拯救的需要，而且負責拯救她們的才子都是相對地比較有錢的，這樣讀者就不會完全地失望，也不會完全地絕望。於是張恨水也就可以盡量延長大眾市民讀者的白日夢了。事實上，「五四」的這些作品更多的偏重於男主角「要拯救」的心理上，這種渴望拯救的心理倒令人想起魯迅的一句名言：「揭出病苦，發起療救。」大概在「五四」作家的心中，他們在現實中做不了英雄，倒想在小說之中尋求一點慰藉。反觀張恨水，他似乎更著重於女主角的「被拯救」上，或許因為這樣他更能滿足大眾市民讀者那種渴望被拯救的心理。

然而，「五四」這種拯救主題的作品與張恨水的這三部作品大都以失敗告終，

⁵⁸ 許子東：《當代小說閱讀筆記》，頁 61。

⁵⁹ 許子東：《當代小說閱讀筆記》，頁 61。

這是否表示在大眾市民讀者中拯救與被拯救的夢最終都是失敗的？這裏在大眾市民當中是否都潛藏著一份消極的宿命情緒？小說中拯救或被拯救的夢，到後來也只一種無可奈何的自嘲？亞理士多德認為悲劇能激發觀眾的哀憐及恐懼的情緒，並使情緒得以滌淨，而情緒的宣洩更會帶來悲劇的快感。⁶⁰雖然這三部小說有別於西方的「悲劇」文類，但是主角悲劇性的命運同樣使人感到哀憐與惋惜，帶給了讀者情緒的宣洩，使情緒得以淨化。在張恨水這幾部言情小說中，小市民除了尋找到自己喜愛的白日夢外，或許亦滿足於這樣一種情緒的宣洩。

結論

作為一位通俗文學大師，張恨水的地位應是無可爭議的，夏志清就認為他是「鴛鴦蝴蝶派」作家中最重要的一位。⁶¹他的小說很能夠滿足大眾市民的白日夢，從《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他這三部經典作品中，我們發現一條有趣的發展路線，他不斷地豐富了他的「才子佳人夢」的內涵。很難說這是一種巧合還是真的有其內在的市場因素，但是這些發現至少可提供我們一些有趣的參考資料。

從以上三部作品的分析中，我們看到張恨水在創作小說時，常常要考慮大眾讀者的趣味。小說在滿足了大眾市民讀者的白日夢同時，亦明顯留有讀者——作者——編輯共創的痕跡。通俗小說作家在寫作時常都會受到市場規律的制約，分析讀者反饋給作者的意見如何影響一部文學作品，當是一個有趣的題目。

此外，通俗文學主要是滿足大眾市民讀者消遣和娛樂的需要，但是正如許多學者指出，通俗作品最能體現潛在的大眾文化心理，或體現一些集體的夢。我們在分析《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三部小說的內在結構時，發現當中潛藏者一個共同的主題：拯救與被拯救。佳人等待被拯救，而才子要拯救佳人。雖是言

⁶⁰ 阿里士多德：〈詩學〉，見伍蠡甫、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上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11月，頁42—95。

情小說，但是這卻向我們暗示了在當時大眾市民讀者甚至作者心中，都可能潛藏者一種渴望拯救和被拯救的普遍意識。這也許就是一個集體的夢。若是把這種意識結合到當時的社會環境和「五四」時期一些相類的帶著拯救主題的文學作品一起看，這也許就是一種當時社會的有趣訊息。

的確，我們用不著把張恨水的作品以純文學的角度來看待。雖然他的作品與「五四」時期的文學主流很不相同，但是他的作品至少滿足了當時眾多小市民讀者的白日夢，並擁有當時為數眾多的中文讀者。作為一支異流，他在現代文學史中對「五四」文學作出了補充與挑戰。

參考書目：

(一) 論著

1. 《中國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民族國家論述——從晚清、五四到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年6月。
2. 《第三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講稿彙編》，香港：臨時市政局公共圖書館，1999年11月。
3. Joseph Campbell,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4. Link, E.P.Jr.,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1981).
5. 王德威：《小說中國》，台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
6.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10月。
7. 王德威：《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9月。
8. 伍蠡甫、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上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11月。

⁶¹ 夏志清著，劉紹銘編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頁61。

9. 周憲、羅務恆、戴耘編《當代西方藝術文化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7月。
10. 周蕾：《婦女與中國現代性：東西方之間閱讀記》，台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
11. 林明德編：《晚清小說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8年3月。
12. 芮和師：《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13. 夏志清：《愛情、社會、小說》，台北：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10月。
14. 夏志清著，劉紹銘編譯：《中國現代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1年11月5日。
15. 袁進：《小說奇才張恨水》，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2月。
16. 袁進：《張恨水評傳》，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7月。
17. 張占國，魏守忠編《張恨水研究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
18. 張恨水：《金粉世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1月。
19. 張恨水：《春明外史》，北京：群眾出版社，1997年10月。
20. 張恨水：《啼笑因緣》，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1月。
21. 張恨水：《散文與雜文》，北京：群眾出版社，1997年7月。
22. 張炯、鄧紹基、樊駿主編：《中華文學通史》第六卷，北京：華藝出版社，1997年。
23. 符家欽：《張恨水故事》，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
24. 許子東：《當代小說閱讀筆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7年5月。
25. 郭宏安等著：《二十世紀西方文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年6月。
26.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客小說類型研究》，台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4月1日。
27.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28. 陳平原：《廿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9年9月。
29. 陳必祥：《通俗文學概論》，上海：杭州大學出版社，1991年5月。
30. 華萊士·馬丁著，伍曉明譯：《當代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年。

31. 黃永林：《中西通俗小說比較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4月。
32. 楊義主編：《張恨水名作欣賞》，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6年10月。
33. 璫曼等著，范大燦譯：《作品、文學史與讀者》，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3月。
34. 漢斯·羅伯特·姚斯巴（Hans Robert Jauss）、羅勃 C·赫魯伯（Robert C. Holub）著，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Aesthetics of Reception and Reception Theory*），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
35. 劉揚體：《「鴛鴦蝴蝶派」新論》，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10月。
36. 燕世超：《張恨水論》，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年3月。
37. 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年。

(二) 論文

1. 朱康寧：〈斯人雖已沒 千載有餘情：第二次張恨水學術研討會綜述〉，《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4年第5期，頁126—131。
2. 徐清：〈「鏢鏑」中的舞蹈——從張恨水的作品論通俗文學的發展道路〉，《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8年第5期，頁217—224。
3. 袁進：〈如何深化張恨水研究〉，《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4年第5期，頁123—125。
4. 袁進：〈對「鴛鴦蝴蝶派」的再認識〉，《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4年第9期，頁27—31。
5. 張涼：〈張恨水和瓊瑤言情小說比較研究〉，《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4年第11期，頁244—249。
6. 許子東：〈假如沒有「五四」〉，《明報月刊》1999年五月號，頁28—30。
陳金泉、萬興華：〈張恨水小說：中國通俗小說的方向〉，《中國現代、當代

文學研究》，1998 年第 5 期，頁 225—236。

7. 黃煒：〈再評鴛鴦蝴蝶派〉，《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7 年第 11 期，17—23 頁。
8. 劉揚體：〈深化研究 拓寬視野——在「張恨水與中國通俗文學」研討會上的發言〉，《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8 年 5 期，頁 201—206。

指導老師：許子東博士